

张家口市戏剧史略

(初稿)

张家口市文化局戏研室编

鲁 迟 执 笔

一九八二年六月

引 言

艺术历来有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明兴衰，利发展。地方戏剧活动，也应当有史。一般艺术史和戏剧史，只能包括、不能代替本地戏剧艺术的历史风貌。我们虽深知戏剧夙谓综合艺术，包罗很多，涉及很广，而下笔为史，则难度更大。然而，领导关切，事属当务，还是不揣疏陋，力图一试。先以《张家口市建国以来戏剧史话》为题，写成征求意见稿，并在《浪花》季刊上节录登载，此后，又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作了进一步修改、补充，力求益近翔实，同时增写了第一次解放期间（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六年十月）期间的有关内容，暂名为《张家口市戏剧史略》（以下简称《史略》），这里全文发表，希望继续得到批评、指正，并欢迎继续提供有关史料，俾使下一步修改定稿时，能够把第一次解放以前与第一次解放和第二次解放之间的一些历史发展情况，也能够充实进去。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先后专访（包括信访）了胡沙、翟翼、周力、蔡友山、刘明山、孙文生、郭兰、萨和章、白科华、刘仙梅、马骥瑞、盖春来等同志，并参考了胡旭、陈晨的《塞上明珠》（载《电影与观众》），王素心的《放声为人民歌唱》（载《通俗文艺》），杨畅、田永翔的《艺苑风流，乐声乾坤》，梅大生的《艺坛耕耘苦，梨园浇灌勤》（载《张家口戏剧》）以及刘涓迅的《张家口的革命文艺史话》（载《浪花》季刊）等文章。我市戏剧界的同志们，或积极参加座谈，或主动介绍情况，或提供各种照片、资料，更从各方面热诚鼎助。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史略》可以说是一部集体创作。

以上，算是小引。

首次得解放 清浊两重天

抗日战争时期的张家口，是日本侵略者盘踞的军事要地，伪蒙疆政府的巢穴。这里，壁垒森严，腥风血雨，万家涂炭，民不聊生。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戏曲艺人，境况更为悲苦。贫苦家庭的子女，迫于生计才送去学戏。出科以后，也是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盘剥，肉体和精神上受凌辱，终年挣扎在苦难的深渊。他们茹苦含辛，朝不虑夕，生活重压之外，还要为宪兵、伤兵、地痞、警犬所摧残。日伪时期（包括此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晋剧艺人关小生，京剧艺人陈宝亭（红净），死后弃尸荒郊，惨遭日晒雨淋，狗食鸟啄。就拿我们所熟知的演员来说，那时候，姚云龄、关玉峰同志就到人市上卖过苦力；已故的著名晋剧表演艺术家郭寿山同志和京剧丑行侯英奎同志，就街头巷尾卖过香烟；萨和章同志有一次在天津演出，还挨过流氓恶棍的殴打。经过各种恶势力交互肆虐，张家口的戏剧艺术事业苟且图存已殊不易，更谈不上有所发展了。

“雄鸡一唱天下白。”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我军从日寇手中收复了张家口，这座塞上名城宣告解放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涤荡污垢，平复创伤。经受敌人铁蹄践踏，民生凋敝、文化衰败的张家口，复苏了，繁荣、兴旺起来了。

当时的张家口，是我国解放最早的近代城市，晋察冀边

区政府的所在地。这里，汇集了从陕甘宁边区和其它抗日根据地前来的革命文化大军，迎接了从国民党统治区前来的大批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广泛开展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文化活动，理所当然地成为晋察冀一带革命文化活动的中心。人们不会忘记：革命新闻史上著名的《晋察冀日报》社，由社长兼总编辑邓拓同志率领，来到了张家口，《新察哈尔日报》、《张垣晚报》（《张家口日报》的前身）、《内蒙报》、《工人报》等革命报刊，也相继在张家口问世。人们不会忘记：在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的成仿吾同志主持下，《北方文化》杂志于一九四六年春在张家口创刊，成仿吾、张如心同志为主编，丁玲、艾青、沙可夫、杨献珍、邓拓、刘皑风、周扬、吕骥、肖三、肖军、何干之、冯宿海等同志为编委，陈企霞同志为责任编辑，仅刊载的戏剧作品就有丁玲、谌斐、陈明的大型话剧《“望乡台”畔》（反映宣化窑场斗争）；张庚的论文《关于秧歌运动》；胡沙的论文《陕北秧歌》等。与此同时，还创办了《时代青年》（康濯主编）、《长城》文艺月刊（丁玲主编）等革命刊物，并由艾青同志主编出版了《长城丛书》。人们不会忘记：转战敌后的华北联合大学，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成仿吾同志率领下来到了张家口，闻名中外的延安大学，于一九四六年春，在周扬同志率领下，也来到了张家口。这两所新型的革命大学，合并为华北联大，由成仿吾同志任校长，周扬同志任副校长，下设文艺、法政、教育、外语四个学院，并建立了联大文艺工作团。文艺学院下设文学、戏剧、音乐、美术、新闻五个系。院长为革命艺术教育家喻沙可夫同志，副院长为知名诗人艾青同志。文学系主任为陈企霞同志；戏剧系主任为舒强同志，教员有凌子风、胡沙、石联星、洪涛等同志；音

乐系主任为李焕之同志；美术系主任为江丰同志，教员有古元、涵彦等同志。联大文工团，吕骥同志为团长，周巍峙、张庚同志为副团长。

在革命文化的阵地上，革命戏剧不失为一支劲旅。当时活跃在张家口的革命戏剧团体，有华北联大文工团，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社长为丁里），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挺进剧社，以及内蒙文工团等。其间，人才云集，各试身手，比较著名的领导和艺术骨干则有张庚、沙可夫、舒强、贺敬之、贾克、何迟、刘流、郭汉城、王昆、胡可、胡朋、胡沙、古立高、朱叶、丁里、汪洋、刘佳、田华、陈群、林韦、车毅、华江、陈强、孟子、羽山、李波、王大化、王久晨、洪涛、凌子风、胡旭、陈群、石联星、叶央、吴坚、梁化群等同志。戏剧团体如此之多，艺术人才如此之众，而山城的革命戏剧活动之盛，自是不难想见。

新剧运动的勃起，也给张家口的旧剧艺术带来了根本性的转机。党和边区政府从党、政、军有关部门，增调了一批革命文艺工作者到旧剧界，和广大戏曲艺人一起进行旧剧改革工作。其中有贾克、何迟、刘流、王久晨、朱叶、羽山、古立高等同志。沙可夫、丁玲、周巍峙、张庚、郭汉城、王昆等同志，也从中给予指导和帮助。市委宣传部设有戏剧工作委员会，在该委员会直接领导下，一九四五年九、十月间，建立了旧剧联合会。旧剧联合会下设五个分会，分别在庆丰戏院、裕民戏院、同德戏院以及涿鹿、张北等处演出。主要剧种有晋剧、京剧、评剧。晋剧方面的艺术人员有郭寿山、筱桂桃、张庆云（小狮子黑）、郭兰英、牛桂英、刘宝山、刘明山、刘玉山、马五黑（赵科甲）十一生、蔡友山、崔德旺、崔德才、懿连春、南定良、张胜林、筱月楼、田月

楼、赵凤山、关德禄、刘凤霞、马骥瑞、刘仙梅、李森（鼓师）等；京剧方面的艺术人员有白俊英、高吟秋、筱佩秋、路少翔、殷元和、姚云龄、关玉峰、崔万春、杨丽秋、陈世鼎、海金生等；评剧方面艺术人员有花淑兰、筱月楼、赵丽蓉、赵艳蓉、赵连喜、张耀文等。现居我国台湾省的京剧艺人哈元章和胡少安（均被誉为“台湾四大须生”之一），当时也在张家口，并参加了旧剧联合会的所属分会。旧剧联合会如此广泛地团结了各剧种的艺人群众，这就使旧剧艺术的新生有了最重要的条件。



新剧如晓风 拂面桃李香

解放区的戏剧活动，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哺育下，沿着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经受革命战争的洗礼，以革命的思想内容，全新的艺术形式，凌厉的战斗姿态，形成了特有的风格和气派。这种风格和气派，随着张家口的解放，象一股清冽的晓风，吹进了塞上剧坛。

它是战斗的，总是和革命斗争息息相关。华北联大文工团、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等文艺团体的同志们，先后演出了《白毛女》、《王秀鸾》、《血泪仇》等大型歌剧，《子弟兵和老百姓》（图一）、《戎冠



图一 抗敌剧社演出话剧《子弟兵与老百姓》，胡朋饰奶妈(中)刘佳饰八路军排长(右)张非饰文书(左)

秀》等大型话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小型秧歌剧。这些剧目，无不深刻反映了现实斗争生活，显示出鲜明的倾向性和艺术性。说明它的战斗风格的，还有前线慰问演出活动。进城了，涉足近代舞台了，革命的戏剧工作者们仍然深切关怀着浴血奋战的前线军民。一九四六年初，华北联大组织了两个慰问团，到前线作慰问演出。同年，为了慰问进行大同战役的指战员，华北联大又组织了秧歌队，在队长晏甬和副队长胡沙同志率领下，从张家口出发，经由柴沟堡，直奔作战前线。

它是为人民服务的，走到哪里都忘不了向群众普及。为了让群众过好解放后第一个春节，文艺战士们到街头演出秧歌；为了配合晋察冀边区参议会民主选举，华北联大师生组成了三、四百人的大秧歌队，还编演了秧歌剧；为了普及秧歌和霸王鞭，华北联大等单位的文艺工作者，经常深入群众教秧歌，抗敌剧社的田华、华江同志编写了《如何跳霸王鞭》画册；不但由新华书店出版发行，而且举办了“霸王鞭”训练班（图二）；为了扶植群众自己的戏剧活动，许多文艺工作者都积极进行辅导。这里有一个小故事：华北联大文艺学院戏剧系的教员胡沙同志，从延安出发时，受命打前站，行至张家口，患了伤寒病，住在一家铁路医院，经抢救脱险。病愈后，周巍峙同志派他去铁路小学，辅导一个师生们自编自演的戏。胡沙同志自是欣然从命。经过他的热情帮助、细心指点，只用了一个星期，就大功告成，并进行了公演。

它是创、演、评一体的，既重视演出，又重视创作和评论。除上述《北方文化》发表的剧本外，剧作者们还深入地生活进行戏剧创作。一九四六年七月，华北联大师生到桑

干河两岸，帮助民主政府推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创作了《诉苦》、《佃户村》、《有了土地多生产》等小戏，就是一例。在戏剧评论方面，张庚的《关于秧歌运动》和胡沙的《陕北秧歌》等，可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文章。

因为来自延安和其它根据地的戏剧，具有上述风格和气派，所以：

它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切欢迎。

歌剧《白毛女》的演出情况，就是一

个有力的佐证。这个戏由华北联大文工团和军区抗敌剧社在人民剧院（现在的人民影院）联合演出。导演舒强，乐队指挥李焕之，王昆、孟予、陈群轮换扮演喜儿，凌子风扮演杨白劳，吴坚扮演大春，陈强扮演黄世仁，李波扮演黄母，叶央扮演穆仁智。自上演以来，群众争相观看，万人空巷，连演二、三十场，场场座无虚席。演出一开始，鸦雀无声，绝无



图二 田华同志在人民剧院（现人民影院）楼顶练习霸王鞭。

喧闹，观众的思绪随剧情的发展而起伏，心弦为剧中人的命运而拨动，每到伤心动情之处，便流下阶级同情之泪，不少人甚至失声痛哭。一时间，倾城争说《白毛女》，巷间尽闻“北风吹”，成为我市戏剧史上的一桩盛事。（图三）



图三 联大文工团和抗敌剧社在人民剧院联合演出《白毛女》时的盛况。

它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戏剧人士。据现有可查资料来看，当时，知名剧星俞珊在这里演出过《贩马记》；知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袁世海曾在这里登台演出；北京（当时叫北平）的一个学生剧社，在这里演出了《日出》和《雷雨》，

后来他们还参了军；京剧艺术大师程砚秋先生也要求来这里演出，可惜因形势的变化未能成行。此外，京剧名丑茹富惠前来看望其子茹木春，行至青龙桥，因火车不通，骑驴来到张家口。为他始料所不及的是，来张后受到很大欢迎。解放区的见闻，使他深为感动。于是，就在这里参加了《群英会》、《打严嵩》、《审头刺汤》等戏的演出。这要算是我市戏剧史上的一件趣事。

它为旧剧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道路。新剧之风，吹开了万树桃李，也生动地告诉人们，旧剧必须学习新剧的榜样，去换取自己新的生命。否则，就没有广阔的前途。



旧剧沾雨露 绰约换新姿

第一次解放后，旧剧艺人得到党的文艺政策教育，受了新剧活动的影响，经过旧剧联合会的具体组织，也开始纳入了革命的轨道。

他们热诚学演新歌剧。晋剧演员演过秧歌剧《兄妹开荒》（夏春举饰兄，懿兰花饰妹）；京剧演员演过新歌剧《白毛女》；晋剧、京剧和评剧演员都演过《血泪仇》。

他们大力演好传统戏。晋剧经常上演的剧目有：《明公断》（马五黑饰包公，筱桂桃饰秦香莲，刘宝山饰陈士美）；《教子》（筱桂桃饰王春娥）；《打金枝》（刘宝山饰唐王，筱桂桃饰沈后，刘玉婵饰金枝女，郭凤英饰郭暖）；《英杰烈》（筱桂桃饰陈秀英，马五黑饰石绪龙，蔡友山饰王富刚）；《美人图》（小狮子黑饰纣王，刘玉婵饰妲己）以及《战宛城》、《牧羊圈》、《呼延庆打擂》、《百花赠剑》、《一捧雪》、《蛟绡帕》、《双锁山》、《小宴》、《花亭会》、《八义图》、《上天台》、《反徐州》、《五雷阵》等，约计上百出。京剧经常上演的剧目有：《水浒》（连台本戏）；《杨贵妃之死》（高吟秋饰杨贵妃，路少翔饰安禄山，姚云龄饰李太白）以及《审头刺汤》、《连升店》、《大名府》、《甘露寺》、《霸王别姬》等。评剧经常上演的剧目有《桃花庵》等。当时，对所上演的剧目，采取了十分严肃的态度，不宜演出的，坚决不

演。据有关人员回忆，罗瑞卿同志曾亲自指出：决不演出《杀子报》、《四郎探母》之类的东西。

新剧给旧剧以重大影响，旧剧传统的精华也吸引着新文艺工作者。这里，有两个事例：胡沙同志曾多次观赏筱桂桃、小狮子黑等人的精彩表演，每周必看，每看必得。何迟同志还亲自串演过京剧《打严嵩》，在这个戏里饰邹应龙。

他们积极演出新编历史剧。新编京剧历史剧《逼上梁山》，曾被毛泽东同志誉为“旧剧革命划时期的开端”，当时也在张家口与广大观众见面，并且上演了另一出新编京剧历史剧《三打祝家庄》。为了配合进入城市后的干部教育，还编演了京剧《李自成》（集体创作，王久晨执笔），由胡少安饰李自成，刘流饰李岩。这就使延安京剧革命的火种，撒向了塞上大地，对我市日后京剧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贾克同志编导的晋剧历史戏《孟姜女》，同样给人们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他们还尝试排演革命现代戏。评剧《枪毙杨小脚》（演员有花淑兰、赵丽蓉等）至今大家记忆犹新。晋剧《枪毙白面犯》、《日寇离张记》（演员有关玉峰等）和《五条人命》等戏，由于迅速反映现实，同群众的思想相通，苦乐相连，加之艺术形式新颖，演出作风认真，同样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这些戏的演出，虽不尽成熟，却开了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先河，具有颇为重要的意义。

特别值得引以为荣的是，他们之中有的同志，在此期间，经过党的教育，阶级觉悟迅速提高，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使旧剧队伍里有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盛名郭兰英此时露头角



郭兰英的便装像。

回顾张家口第一次解放时期的戏剧运动，不能不提到人民歌手郭兰英。提到郭兰英，人们就会想到她的《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妇女自由歌》；她的新歌剧《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红霞》；她的古典歌剧《窦娥冤》。还会想到她是世界青年联欢节的获奖者，她在国内外举行过多次独唱演出。“名驰中外”四个字加在她的身上，的确不为虚妄，不谓溢美。其实，她起家于晋剧，曾

经演出过《秦香莲》、《算粮、登殿》、《金水桥》、《打金枝》、《桑园会》等百出以上晋剧剧目。她成长于张家口，参加革命于张家口，张家口要算是她的“第二故乡”。

郭兰英同志，山西省平遥县香乐村人，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六岁时，父母就为生活所迫送她到太原学艺，步履维艰，尝尽辛酸。后来，师娘出于榨取金钱的目的，把她带来张家口，搭了戏霸赵步桥的班子，在南营坊同德戏院演戏。那时，她才十四岁，尚未出徒，就正式“挑梁”演出，

第一个戏《算粮》（饰王宝钏），就赢得了满堂彩声。接着，又演了《明公断》、《教子》等戏，进一步博得了观众的喜爱。与牛桂英等人一起，成为人所瞩目的后起之秀。有一首歌谣赞道：“宁卖二斗红高粱，也要听郭兰英唱一唱”，“误了相亲坐席，别误了看郭兰英演戏。”



郭兰英的传统戏剧照。

张家口第一次解放，是郭兰英政治和艺术上的重大转折点。随着解放，郭兰英那种“台上主人台下奴”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郭兰英看《白毛女》的故事，至今被人传为佳话。一天晚上，在人民剧院，华北联大文工团和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联合演出新歌剧《白毛女》，新新戏院也与同天晚上演出晋剧《血手印》，由郭兰英扮演王桂英，她顾不得自己的演出任务，偷偷跑到了人民剧院，《白毛女》生动感人的情节，别开生面的表演，民族风味浓郁的音乐、唱腔，一下子使她着了迷，直到快该自己上场了，才匆匆赶回“新新”。可是心里总放不下喜儿的命运，放不下王昆同志的演唱，于是一卸完装，油彩还未擦净，就又飞速奔往“人民”。这位年轻的晋剧艺人，由喜儿想到自己，悲欢与共，同心相连，无限憧憬革命斗争生活，衷心希望能够做一名革命文艺战士。

郭兰英向往革命，革命队伍欢迎自己的阶级姐妹。在党的阳光照耀下，经过何迟、贾克等老同志的具体帮助，郭兰英终于离开了旧戏班，参加了华北联大文工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参加革命后的郭兰英，生活完全变了样。她高高兴兴地学文化，打腰鼓，扭秧歌；她满怀激情地参加《日寇离张记》、《枪毙白面犯》、《五条人命》等新戏的演出；不久，她还正式扮演了《白毛女》中的喜儿。当喜儿被大春从山洞救回参加斗争会时，这个青年姑娘联想起自己的苦难身世，悲愤填胸，怒不可遏，手指黄世仁放声痛哭，歌声和哭声混为一体，以致导演不得不从幕旁示意她控制住感情。但她的感情实在难以控制了，只好边哭边唱，又泣又诉，一直延续到终场。

郭兰英的初期艺术实践，值得提到的还有一个戏，就是小歌剧《王大娘赶集》。这个戏，可以说是她参加革命后的“成名戏”，由她和化群同志担任主要角色，在晋察冀边区演，撤离张家口后沿途演，走到冀中一带也演，而且每演必红，受到交口称赞。至于演出《白毛女》，那是稍后的事情了。

郭兰英同志取得艺术上的成功，自有多种因素，而她在张家口参加革命前后的一段经历，无疑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一点，对郭兰英演唱艺术的爱好者和研究者来说，是不应当忽略的。



二度得解放山城春又归

一九四六年十月八日，国民党军队逼近张家口，内战危机迫在眉睫，我军奉命进行战略转移，主动撤离了这座可爱的山城。虽说是战略撤退，但大家的心情依然相当沉重，总是恋恋不舍。戏曲艺人中的共产党员和一些思想比较进步分子，饱含深情地说：“我们的军队一定还会回来，张家口必将永远属于人民！”有的同志（如郭兰英）则随军撤离，奔向冀中解放区。从延安和其它解放区来张家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对张家口更是分外眷恋，撤离前夕，华北联大文学院有位教师，竟在一块青砖上写下撤离的年月日时，藏诸顶棚，留物名志，表达了重返山城的坚定意念。

我们的队伍撤走了，敌人的屠刀进来了，张家口重新陷入血腥恐怖之中。反动派的残暴本性，加之复辟的成倍疯狂，给全市人民带来了更大的苦难。其间，戏曲艺人们有的流离失所，有的自谋生路，有的被国民党军队收编，张家口戏剧舞台上，重又笼罩着一片黑暗。

“浮云蔽日终有期”。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在解放大军势如破竹的进击中，张家口第二次解放，春天第二次来到山城。我们的党十分重视戏曲事业，非常关怀戏曲艺人。进城不久，察哈尔省军管会就组织了文化接管小组，成员包括李春甫、翟翼等同志，接管了庆丰、裕民、新新等五个戏院，在第一次解放期间已有的基础上，经过调整和充实，恢复组